

屠希金

别尔金小说集



別爾金小說集

普希金著

蕭珊譯

新譯文叢刊

原 書 名 Повести покойного Ивана Петровича
 Белкина.
原 著 者 [俄] А. С. Пушкин
原出版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0.

內 容 提 要

這是普希金用別爾金名字發表的短篇小說集，收短篇五篇。
『小姐——鄉下姑娘』敘述一個明快而天真的少女，爲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勇敢地喬裝了鄉下姑娘，去跟她父親仇人的兒子認識。
『大風雪』是很微妙的巧合，兩個年輕人遇合了，彼此愛上了，自以爲有一個障礙橫在他們中間，却不料障礙就是他們自己，他們原來就是夫婦。
『射擊』寫那個對『死』一無恐懼的年輕人，在決鬥時安詳地揀櫻桃吃；可是他結婚後，在渡幸福的蜜月生活時，仇人來找他了，這一次在『死』的面前他無法安詳了。
『驛站長』寫一個女兒被過路軍官拐走了的孤獨老人的心情；他找到了失去的女兒，可是他發現女兒已經愛上了軍官，他讓步了。作者寫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和痛苦，激起讀者對他的命運的同情。附有插圖多幅。

目 錄

出版者前言·····	三
射擊·····	九
大風雪·····	三
棺材商人·····	五
驛站長·····	七
小姐——鄉下姑娘·····	七

別爾金小說集

普羅斯塔科娃夫人：

親愛的先生，他從小就喜歡聽故事。

斯科季寧：

米特羅方的性情像我。

錄自統袴少年①。

① 統袴少年爲俄羅斯諷刺作家Л·Н·馮維辛（一七四五——一七九二年）的喜劇。這是他的主要作品。內容諷刺當時貴族地主的生活。普羅斯塔科娃，斯科季寧，米特羅方三人皆爲劇中主人公。

出版者前言

我們打算把別爾金小說集①整理出版，呈獻給讀者的時候②，希望附帶介紹亡故作者的生平事蹟，儘管簡短的介紹，也可以多多少少滿足我們祖國文學愛好者的正當的好奇心。因此，我們曾經求助於伊凡·彼得羅維契·別爾金的近親和承繼人瑪利亞·阿歷克山也芙娜·特拉菲列娜，可惜，她不能供給我們任何關於別爾金的材料，因為她跟死者完全不相識。她向我們建議去找一位非常可敬的先生，他是伊凡·彼得羅維契的朋友。我們聽從她的意見，去信向他求教，接着收到下面這封我們非常盼望的回信。我們現在把它附印在這裏，不作任何的改動，也不增加註解。這封信不僅是十分豐富的傳記材料，而且可以作為高貴的見解和真誠的友誼的可貴的紀念物。

① 別爾金小說集是普希金假托一個亡故的年青地主別爾金的名義發表的五篇小說。

② 照原文直譯：我們準備出版現在呈獻給公眾的別爾金小說集的時候。

×××先生閣下

本月二十三日奉讀您同月十五日付郵的來示，敬悉您願意知道我親愛的亡友和近鄰伊凡·彼得羅微契·別爾金一生的詳細事蹟：生卒年月、軍職、家庭狀況，以及職業和性情等等。我極感欣慰能夠滿足您的願望，親愛的先生，現在我謹將從我們談話中，以及我個人對他的觀察中所能追憶的一切記錄如下：

伊凡·彼得羅微契·別爾金出身高貴，一七九六年生於高留西諾村。他的亡父，二級少校彼得·伊凡諾維契·別爾金娶特拉菲列恩家小姐佩拉甘雅·葛夫別羅芙娜為妻。他雖然不算有錢，可是生活簡樸，善於管理產業。他們的兒子最初從鄉村教堂管事那裏受到教育。他養成了對閱讀，對俄羅斯文學的興趣，似乎也應歸功於這位可敬的先生。一八一五年，他進獵人步兵團供職（我忘記是第幾團了），他一直服務到一八二三年。那年他的父母幾乎在同時去世，他因此退伍，回到自己的領地高留西諾村。

伊凡·彼得羅維契接管領地後，由於他缺乏經驗，心腸軟，短時間內竟把產業置之不顧，甚至放寬他亡父手定的規則。他撤消那個照章行事的能幹的村長，因為他的農人們（這是他們一向的習慣）不滿意；他把田莊交給年老的女管家去管理，她以

長於講故事得到他的信任。這個愚蠢的老婦人永遠分不出二十五盧布的鈔票跟五十盧布的鈔票有什麼區別。她是所有農人孩子的教母，農人們都不怕她。農人自己選出的村長把農人縱容到了極點，同時又瞞騙主人，因此，伊凡·彼得羅微契不得不取消徭役制，而用一種很輕的田租制代替。然而在這個時候農人還利用他的弱點，第一年就故意要求減租，而第二年，則以胡桃、越橘等物作為三分之二以上的租稅，而且，他們並沒有繳清。

我是伊凡·彼得羅微契亡父的朋友，我認為我有責向他的兒子提出忠告，我自告奮勇想把因他而鬆弛了的過去規則恢復，因此，有一天，我特地拜訪他，要他把帳簿拿給我看，而且把那個騙子村長叫來，當着伊凡·彼得羅微契的面查帳。起先年輕的主人非常注意地看我核算，可是後來看到帳上說明，近兩年來雖然家禽、家畜的數目銳減，農人的數目却有增加，伊凡·彼得羅微契對最初這一段報告很感滿意，便不再聽我說下去了。後來我的檢查和嚴厲質問使這個騙子村長感到非常狼狽，逼得他啞口無言，這個時候，我却聽到伊凡·彼得羅微契倒在椅子上發出來的鼾聲，我窘透了。從此以後，我不再過問他的田地上家務，就像他自己那樣把它們交給萬能的上帝去處理。

然而，這毫不妨害我們的友誼，因為我雖然惋惜他有我們一般年輕貴族所共有的

弱點和致命的癩散，可是我却真心喜歡伊凡·彼得羅微契。真的，我怎麼能不喜歡這樣溫順、這樣純潔的年輕人呢！在伊凡·彼得羅微契那方面，他尊敬我的年齡，也真心地對我懷着好感。在他死去之前，他幾乎每天跟我見面，並不討厭我那單調的談話，雖然不管在習慣上，在思想方法上，在性情上，我們都有很大的差別。

伊凡·彼得羅微契的生活過得很簡樸，沒有做過任何一件放蕩的事，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喝醉過（在我們這一帶，這可算是一件從未聽見人說過的奇蹟）；他對女人非常傾倒，可是他在她們面前却像少女似的害羞^①。

除了您信中所提到的短篇小說以外，伊凡·彼得羅微契還留下不少的手稿，其中有一部分還在我這裏，另外一部分却被他的女管家在家裏各種需要上用掉了。因此，去年冬天她住的耳房的所有窗戶上都糊滿了他的未完成的長篇小說的第一部。您所提到的短篇小說，好像是他的處女作。它們正如伊凡·彼得羅微契所說，多半是別人告訴他的真事^②，可是小說中的人名幾乎全是虛構，村子的名稱則採用我們附近一帶的村名，因此，我的村子也在某處提到過，這不是出於什麼惡意，而是由於缺乏想像。

① 這後面接着有一段軼事，我們覺得多餘，把它刪去了。可是，我們可以告訴讀者，它並沒有一點足以玷污伊凡·彼得羅微契·別爾金死後聲名的地方。——原註

一八二八年秋天，伊凡·彼得羅微契因感冒發熱，轉成熱病去世。不管我們的縣醫（他的醫道很高明，尤其擅長治療宿病，如老繭皮等等）如何努力醫治，都未見效。他躺在我的臂膀上死去，享年三十歲，葬於高留西諾教堂，他亡故父母墳墓的旁邊。

伊凡·彼得羅微契中等身材，灰色眼睛，淡黃色頭髮，直的鼻子，臉蒼白而消瘦。

我敬愛的先生，關於我已故的鄰居和好友的生活方式，職業，性情和面貌，我所能追憶的就只有以上這些。然而如果您認為這封信對您有什麼用處，那麼，我求您千萬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因為我雖然十分敬愛作家，可是要我身列著作界就未免多事，而且拿我的年紀來說，也並不是合式。

真誠地問候您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廿六日

於涅納辣朵佛村。

◎

實際上，在別爾金先生的手稿上，每篇小說的前面都有作者親筆題字：『我從某人（寫着官銜或職業和姓名當頭字母）處聽來。』我們爲着好奇的研究者抄錄如下：『驛站長』是九等文官A·T·H·講的，『射擊』是中校H·I·H·講的，『棺材商人』是店員B·B·講的，『大風雪』和『小姐——鄉下姑娘』是K·M·T·小姐講的。——原註

我們應當尊重我們作者的可敬的友人的願望，同時對他供給的材料表示最深的謝意，我們希望讀者重視這封信的字裏行間所流露的真誠和好意。

A · 普希金

射

擊



我們射擊了。

巴拉鄧斯基

我發誓以決鬥的權利殺死他

(我還有權向他放一槍)。

露營之夜

① E. A. 巴拉鄧斯基 (一八〇〇——一八四四年)：

俄國詩人，普希金的朋友。這句詩引自他的舞會。

② 露營之夜為俄國十二月黨人 A. A. 別斯士舍夫（筆

名瑪爾林斯基，一七九七——一八三七）的作品，當

時這本浪漫主義的小說在俄國、歐洲都很風行。他跟

普希金友善。

一

我們駐紮在某小城。大家都知道陸軍軍官的生活，早晨是操練，上騎術科目，然後到團長那裏，或者到猶太小酒店裏吃中飯，晚上則喝五味酒^①，玩紙牌。在某小城沒有一家接待我們的人家，也沒有一個待嫁的小姐；我們只有在彼此的住所裏聚會，除了我們自己的軍服以外，再也看不到什麼了。

在我們這個圈子裏面只有一個人不是軍人。他大約有三十五歲了，我們就把他當作一個老頭子。經驗使他在我們面前很佔優勢，而且他平日那種沉鬱寡言，他的嚴厲的性情和刻毒的言語又在我們年輕人的腦子裏發生了很大的作用。一種神祕的氣氛籠罩着他的命運；他好像是俄國人，却取了一個外國名字。他曾經在驃騎兵隊裏供職，甚至還很得意。沒有一個人知道使他退伍，住在這貧苦的小城的原因，在這裏，他生活過得清苦，同時又很揮霍：他永遠步行，穿一件磨光的破舊常禮服，可是他的餐廳裏却經常有我們團裏全

① 一種與果汁、糖等混合的甜酒。

體的軍官。不錯，他的午餐（一個退伍兵士做出來的）雖然只有兩三道菜，可是香檳酒却像河水似地流着，沒有人知道他的境況，他的收入情形，也沒有人敢問他這些事。他的藏書大部份是軍事書和小說。他樂意借給別人閱讀，從來不向人討回，然而他向別人借來的書籍，也從來沒有歸還原主。用手槍射擊是他主要的運動。他屋子裏的四壁全給子彈打穿了，全是小孔，好像蜜蜂巢似的。他收藏的手槍種類很多，這是他簡陋的土屋裏唯一的奢侈品。他槍法的高明到了使人無法相信的程度，倘使他說要在一個人的軍帽上放一個梨，開槍打它下來，那麼我們圍裏誰都會毫不躊躇地向他伸出自己的頭。我們常常談到決鬥；西爾維渥（這是他的名字）從沒有在這種話題上插嘴。有人問他決鬥過沒有？他只是淡淡地回答一句：決鬥過，可是不會再說細節，可見他不喜歡談這類的問題。我們猜想，一定有什麼人做了他那可怕的槍法的不幸的犧牲品，這個人的記憶一直壓在他的良心上。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疑心到他胆小。有一種人，單憑他的外貌就能消除別人對他的這種疑心。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叫我們大家都吃驚了。

有一天，我們十來個軍官在西爾維渥家吃午飯。我們照平日那樣地喝酒，那就是說，喝了很多；飯後我們請主人作莊家，陪我們打牌。他推辭了很久，因為他幾乎從來不打牌，後來他叫人拿紙牌來，在桌上倒了五十個金盧布^①，坐下發牌了。我們圍了他坐着，牌

戲開始了。西爾維渥在打牌的時候，有絕對保持沉默的習慣，他從來不爭論，也不解釋。倘使賭家算錯帳，他馬上將沒有付足的餘款補足，或者把多付的數目記下來。我們早已知道他這個習慣，從不干涉他按照他自己的辦法處理。可是在我們中間有一個軍官，不久以前才調到我們這個團裏來。他也在這裏打牌，心不在焉地多折了一隻角^①。西爾維渥拿起粉筆，照他自己的習慣，把帳算清。那個軍官以為他弄錯了，就來說明。西爾維渥不作聲地繼續發牌。軍官忍耐不住，拿起刷子把他認為不正確的數字擦掉。西爾維渥又拿粉筆把它記上。那個軍官給酒、紙牌、和同事的笑聲弄昏了，他認為自己受了極大的侮辱，狂怒地抓起桌上的青銅燭台，朝西爾維渥擲過去，要不是西爾維渥閃得快，他就給打中了。我們非常驚慌。西爾維渥站起來，氣得臉發白，眼睛冒火，他說：

『親愛的先生，請出去吧，您得感謝上帝，這件事發生在我家裏。』

結局是用不着懷疑的，我們都認為那個新同事就要給打死了。那個軍官走出去了，他邊走邊說，他願意對這個侮辱行為負責，任憑莊家先生要怎麼辦都行。我們繼續打了幾分鐘的牌，可是發覺主人的心不在牌上，我們一個接一個地放下牌，回到宿舍去了，一面談論

① verpocht, 俄國金幣，分五盧布，十盧布兩種。

② 即多下一倍賭注。